

現代徐霞客——丁文江（一）

徐慎緘

龍研仙垂青康有為解囊

被胡適推崇為「我們這個新時代的徐霞客」，傅斯年譽之為「新時代最良善，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」，「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」，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，丁文江一生中的軼事極多。但是他的死却十分之悽慘，因為那是一次應該可以避免的悲劇，所以有人說他是被誤死了的。三十多年來，丁文江之死，還是鮮少為人提及的一段秘辛。

丁文江，字在君，江蘇泰興黃橋人，十一歲那年正在讀私塾，北京城裏掀起了百日維新和戊戌政變的瀾天浪潮，居然會影響了這位「少年中國的新少年」，他和他的幾位同學相約，從今後不再學那八股制藝，不再臨帖習字，而要研究古人的言行，實事求是，不尚虛浮，於是他們從攻讀正史着手，研究他們所謂的「實學」，大家發奮努力，用「實學」來報國。當時，他這幾位要好同學是他的一位本家叔祖，一位表叔，和他

的大哥。

十四歲那年，丁文江想到上海去讀南洋公學，照南洋公學的規定，學生入學必須經由原籍的知府知縣先行甄試，然後備文保送，當年泰興的知縣是龍研仙，他有心難一難這位維新少年，給他出了個題目「通西南夷」，不料正好是丁文江平素研究興趣之所在，他迅速完篇，文采斐然而議論風生，使龍研仙看了大為激賞，登時就勉勵他說：

「你有這麼好的資質和根柢，何必上什麼南洋公學，如今朝廷正在倡行遣送學童留學，你何妨多等一個時期，我設法保你到日本去就讀。」

丁文江很高興，謝了這位知縣大人，回家靜候佳音。第二年，他才十五歲，就由龍研仙託由胡子靖帶領，飄洋過海的到了日本。

他在日本補習日文、英文，認識了不少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，其中交往最密的，有常熟翁之麟、翁之谷兩兄弟，和溧陽的史久光，都是有血性，懷大志的青年人，矢志革命，一心報

國，翁之谷和史久光，後來曾在南京光復之後，先後當過革命軍聯軍總司令徐紹楨的總參謀長。

丁文江受了這幾位朋友的影響，也開始鼓吹革命，大寫文章，每期必讀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。

十六歲，約了兩位同鄉同學，轉赴英國，決心到英國去學海軍，學成後便參加革命。三名少年手中根本就沒有多少錢，而且連英國的地理位置也摸不大清楚，貿貿然的動了身，原計劃是到達英倫下了船就去愛丁堡，找同鄉前輩吳稚暉先生幫忙入學。三個人上了船一路花錢遊玩，毫無顧慮。直到有那麼一天，丁文江偶然聽船上的入說起，愛丁堡離他們下船的地方還遠得很，再一問，一算，三個人剩下來的錢連買車票都不夠，這才大大的着慌起來。

同船坐頭等艙的一位福建人方先生，時常和這三位少年聊天，船抵新加坡，方先生約他們一同下船去拜訪他的朋友林文慶。林文慶請他們吃飯，提起戊戌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正在檳榔嶼。丁文江曉得所乘的船將在檳榔嶼停一天，當時就

靈機一動。

船抵檳榔嶼，三名少年找到了康有為的住處，登門求謁。康有為居然也就接見了他們，聽過了他們的志向，問明白他們的窘況，康有為說他不能袖手不管，當場送了他們十個金鎊，再托他們帶一封信，給他在倫敦的女婿羅昌。後來，羅昌也曾匯過二十金鎊接濟他們，有了這三十金鎊方使這三位少年免於淪落在倫敦，而且還維持了一段時期的生活。雖然錢是三個人用的，但是丁文江向以平生不負一文錢的債而自傲，當康有為病歿之前，他曾折合法幣一千元歸還。三個人一到倫敦，因為旅費有限，不敢耽擱，當夜就從英格蘭的倫敦，坐長程火車到蘇格蘭的愛丁堡，他們見到了吳稚暉先生，一談之下，大失所望。

頭一樁是英國政府和滿清政府有約定，非經滿清政府保送，中國留學生不許學海軍。第二樁，吳稚暉一輩子鼓勵國內年青子弟出國留學，但是他却以他本人刻苦耐勞，一切將就的生活程度，為留學生的需用作預算。丁文江他們三個，正是聽到吳稚暉說在英國留學一年能有六百塊大洋儘够，因而在學了幾個月的英文之後，就大膽冒險的上了英國。及至愛丁堡一間，六百塊大洋一年只够住房子和吃飯，衣着零用和學費，那就毫無着落。——吳稚暉倒是很週到的替他們把住處都租好了，然而丁文江和一位李祖鴻一來過不慣那種苦日子，二來他們覺得既然出了國當然以讀書為第一，於是他們和吳稚暉分道揚鑣，留在愛丁堡繼續學英文，靠家中的接濟過活。吳稚暉則帶了那位家中實在籌不出錢來的莊文亞，到利

物浦去苦苦渡日。

中國少年名噪異邦

很幸運的碰到一位在中國陝西傳過教的約翰·密勒醫生。辛密勒問起了文江的近況，他說他家裏一年只能寄來有限的錢，住在愛丁堡這樣的大城市，難免時有捉襟見肘、羅掘俱空之感。密勒醫生就說你何不到鄉下去讀書呢？費用省，讀書環境又清淨。十六歲的丁文江和李祖鴻，便因密勒之介紹，搬到了密勒的家鄉，英國東部的斯堡爾丁小鎮，當地只有幾百戶人家，却是辛密勒醫生的親戚朋友很多，生活程度也很低，密勒的親友很照顧這兩位中國來的少年，經常請他們喝茶、吃飯。

丁文江進了斯堡爾丁中學，過的還是窮學生生活，一個星期的食宿費祇要十五個先令，合三十塊大洋。學費包括書籍得一百多元，兩者相加起來，即令一件衣服不添，一文錢的零用都不花，一年的費用，也還得一千七八百大洋左右。

丁文江在英國唸中學，既聰明，又用功，所以他能一年跳三級，花兩年功夫就把英國中學的全部課程讀完。不過，這兩年他過的非常之苦，英國的東部那麼冷，他一共只有一雙鞋，兩雙襪子，一雙穿在腳上，一雙在洗衣店裏。每逢下雨落雪，襪子打濕了，就唯有脫下向火烘乾。但是每天回住處吃中飯的時間很短，通常都是襪子還沒烘乾而上課時間將到，迫不得已，便穿上濕襪子趕去上課。就這兩雙襪子還會勞動房東太太為他一補再補，房東太太心腸好，不收他補襪的錢。

鞋子呢，不到一年就穿破了，沒有錢買，他就拖着那雙破鞋子讀到中學畢業。

縱使在兩年之內連跳六級，丁文江仍能每次考試都得第一。使得小鎮中人無不為之津津樂道，中國少年真是特殊的聰明。在丁文江未曾進入斯堡爾丁中學之前，期期拿第一的是當地少年斯金諾，斯金諾因為丁文江搶去了全部第一名，大為不服，他曾潛入教員室偷看丁文江的卷子，這一看之下却又使他把丁文江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主動的和丁文江結為好友。斯金諾後來得了文學博士，在沙賴省一所最大的中學擔任校長。

書讀得好，平時又吃苦耐勞，很講禮貌，丁文江獲得當地居民的重視和喜愛，使他結識了不少「大」朋友。但他在斯堡爾丁也有兩件事情完全失敗，其一是當地班奈爾夫人的五小姐教他學鋼琴，他學了兩個星期方始學會了彈「甜蜜的家庭」，可是事隔不久，班奈爾小姐再彈這一曲，問他是什麼曲子時，他竟茫然不知所對。氣得班奈爾小姐聲言從此不再教他。經由這一次失敗的教訓，丁文江從此自認他「沒有音樂耳朵」。

其二是騎馬，丁文江十五歲東渡日本時，受了一般革命志士，士官學生的影響，也曾有投身軍校，革命報國的雄心壯志，他曾特地到體育會去學騎術，人騎在馬上，教師站在場地中間，用一根長繩子把馬栓住，然後揮舞長鞭，使馬邁着圈子跑，由慢而快，等到馬跑到極快時丁文江還不會落下馬來，再讓他去了馬鐙，放下韁繩，兩手在胸前、胸後輪流交叉。丁文江學了許久，却只能學到快跑為止，一取下馬鐙他便非墜下馬不可，屢試屢驗，毫無進步，一氣之下，他乾脆不

學了，丁文江沒在日本留下考士官學校，而遠赴英國想學海軍，自知騎術一關很難通過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
在英國斯堡丁爾，又曾有一位庫克先生的老僕，教丁文江騎馬，在庫克家門前那塊碧油油的草坪上，老僕爲了激發丁文江的勇氣，故意揮鞭趕馬，讓丁文江所騎的馬拔足飛奔，結果是害得丁文江險些摔死。留英七年，準備返國之前，丁文江對自己學不好騎術還不死心，他又進了一間英國的馬術學校，英國騎術教師的教法是由小跑而疾馳，然後再跳離地兩三尺高的木桿，丁文江却又一跳木桿必得摔交。自此他就不再努力嘗試了，爲此他還下了個結論：

「一個人若爲天才所限，縱使積極訓練，到了相當的程度，也很難再進一步。」

一手建立地質調查所

畢業於斯堡丁爾中學校後，丁文江很順利的考取了世界聞名的劍橋大學。如所週知，這是一所需費極昂的貴族學校，丁文江深知他家中無法負擔巨額的費用，但他又不願放棄這大好機會，無可奈何之際，他便硬起頭皮上書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，請求補助，端方倒還當件正經事辦，指定泰興縣每年津貼公費數百元。然而這區區數百元加上丁文江家中悉索敝賦，滙到英國來的錢，距離實際需要尚遠。丁文江在劍橋大學實在維持不下去，唯有忍痛犧牲學業，不再進劍橋。同時又因爲英國大學學制學年之間不准轉學插班。丁文江就渡過英法海峽，遊歷歐陸，他在瑞士洛桑住

過一段時期，埋頭準備功課。

第二年夏天，丁文江就讀於英國格拉斯哥工學院，預備翌年投考倫敦大學醫科。光緒三十四年他遭逢了一生僅有的一次考試敗績，投考倫敦大學醫科時有一門功課不及格，使他又放棄了學醫的念頭，入格拉斯哥大學攻動物學，並以地質學爲副科之一。讀到三年級時，他又將地質學和動物學並列爲主科，再選一門地理學爲副科。在格大就讀期間，他幸獲清廷駐英公使汪大燮之助，得了每月十鎊的半公費。民國前一年（公元一九一〇），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學以動物學和地質學的雙料學位畢業。當時汪大燮已答應他設法改爲全公費，但是丁文江却將全公費讓給了在英尚未完成學業的李祖鴻，自己啓程回國。李祖鴻感激之餘，乃將補領的一至五月官費一百餘鎊，全部還給了丁文江，得了這一筆錢，他方始有了成爲「新時代徐霞客」的機會。

因爲丁文江一輩子最欽佩明代的大遊歷家徐霞客（宏祖），最愛讀徐霞客遊記，在他一生中，他曾花費很多時間與心力，整理徐霞客遊記並繪製地圖，又曾編寫「徐霞客年譜」，他尤且宣稱徐霞客是發現金沙江爲揚子江上游之第一人。所以，當他留英七年，得了雙料學位返國，身畔又有一百多個金鎊，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帶一本「徐霞客遊記」在身邊，由英倫赴西貢，轉赴老開，深入我國的雲南、貴州、西康、四川四省，作地理地質的調查旅行，同時也是了然一身的金沙江流域探奇歷險，換一句話說，他要親歷當年徐霞客到過的地方，繼徐霞客而獲得更重大的發現。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壯舉，丁文

江也因而一舉成名天下知，成爲近代中國最有成就的地理學家。

丁文江循着三百年前徐霞客所走的路線，由雲南北上深入金沙江，從民前一年五月十日抵達滇越邊境的雲南老開，步入國門，一直到民國三年五月十日方始第一次望見金沙江。不過在這四年間他還回過一趟家鄉，辛亥武昌首義的當時他正在蘇州成婚，新婚夫婦剛回到泰興黃橋故里，南京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聽從他女婿翁之谷的勸促，即將在南京城外的秣陵關舉義，由翁之谷出任徐紹楨的參謀長，不久翁之谷病逝，聯軍參謀長乃由史久光繼任，翁、史二位都是丁文江在日本所結交的好友，所以翁史在任職期間，都曾函電交馳，以聯軍秘書長一席屬諸丁文江。可是丁文江這時候已自革命救國論者一改而爲建設救國論者，其實是風光絕美的金沙江引得他入了迷，他跟四川一家礦業公司訂得有約，一年後將往擔任地質工程師，繼續他的金沙江探險之行。

在二度入川初見金沙江前，民國二年，丁文江應北京工商部鑛政司司長張軼歐之邀，上北京就任工商部僉事，兼地質科科長。在他當這名小京官的時期，他得工商部總長張狀元張謇之支持，成立了「地質調查所」，是爲中國第一個在國際上有地位的學術機構。不久以後，他便重溫舊夢，再度入川。

在雲南發現天下奇觀

民國三年五月十日，丁文江從石隴他岔路改向西北，一路策杖步行，走了十公里以後，經過

楊家村西的大嶺，高出海拔兩千七百六十公尺，就在大嶺之上，他朝北方一望，居然望到了金沙江，多年的夢想，終告如願得償。他所見到的那一段金沙江已經高出海拔一千一百公尺，距丁文江置身所在的嶺上低了一千六百多公尺，那要比站在泰山上看汶河，還要高出二百公尺左右。實際上他立足點和江面的距離約有二十多公里，自南而北坡度約百分之六。但是他所看到的金沙江，只是一道道的深溝狹谷，兩側峭壁巉岩，宛如刀切斧劈，全是些紅綠相間的砂岩，與赭黃色的江水兩相映照，景色之瑰麗雄渾，得未曾有，難怪他後來提起要歡聲大叫：

「真是奇觀！」

生平大願獲償，心嚮往之的金沙江終獲一見，但是丁文江這一次探險旅行，他所付出的心力和代價實在是相當重大的。他在十里百里不見人煙的深山大谷，羊腸鳥道上，每天從天亮走到天黑，一路上還得測量、調查礦物、地形與地質，他見到徐霞客所不曾見過的景色，做了徐霞客所無法做的工作，他這一次萬里跋涉，對於國家民族，確有莫大的貢獻。

通常他都是餐風宿露，隨處打尖，天一亮他就起身吃早飯，爲了節省時間，能走更多的地方，做更多的工作，每一分秒他都要確切把握。丁文江獨自一人，帶了一名嚮導，一名指用工具的伙子，和八匹騾馬、八名騾馬夫，馱着他的帳篷、鋪蓋、衣物、用具，書籍與沿途採集的標本。他等不及騾馬伏慢吞吞的收拾，天天都帶着嚮導、伙子先動身，讓那些騾馬裝載好後在中午前後跟

上來。會合後一道吃中飯，再決定夜晚住宿的地點。這時候他又讓騾馬跟伙子先走，等他晚間去會合時，帳篷搭好，晚飯也燒好了，他一到就有熱飯可以下肚。

從那座大嶺下來，行行重行行，到五月二十日，丁文江方始抵達西康、雲南交界處的金江驛，當地下午的溫度是攝氏三十七度半，比人的體溫還要高。天氣實在太熱，所以太陽一落山，丁文江就跑到金沙江邊，脫完衣服，浸在水裏。——有人脫了衣服下水的消息迅即傳遍全村。不一會兒，一村子的男女老少全都跑到江邊去看「稀罕事」。丁文江還滿不在乎，但是當天晚上他就聽到他的居停主人在議論紛紛：

「江水裏哪個可以洗澡，他也不怕招涼了？」

「這位委員真自在啊，當着那麼些人，脫了衣服就下水，也不怕人笑話！」

過金沙江，他曾經到過雲南北部的最高峯，海拔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的古牛寨。從古牛寨上俯瞰金沙江東岸的重要支流之一——小江，兩地相距不及十公里，但是古牛寨要高出小江三千公尺，從而丁文江有了很重要的一大發現：古牛寨和小江間是中國最深的峽谷，比美國天下聞名的科羅拉多大峽谷 (Grand Canyon)，更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！

古牛寨在東川(會澤)縣境內，丁文江是在視察了四大銅鑛的最後一鑛廠，巧家縣的湯丹銅鑛——那座銅鑛是雍正四年開設的，附有五家「子廠」，在轉赴東川途中，特意捨大路不由，邁

道上古牛寨的。他從中廠口渡過小江，到大寨，從大寨向正東方走十公里稍多一點，可以直抵古牛寨的極峯，但是這十公里多的路全是懸崖絕壁，所以整整要走上一天半。走到最後的一段，是火山岩所成的絕壁，坡度高達百分之四十九，根本就無法攀援，丁文江和他那位大無畏的嚮導，只好手足並用，走「之」字形的儘量斜着爬登，及登攀上高峯，發現古牛寨是一個直徑五百公尺的圓丘，最高點在偏西處，俯望所來徑，他便發現了此一中國第一大峽谷，同時，這也是他一生中在中國所曾攀登的最高山峯。

丁文江在民國三年六月十九日，向海拔三千公尺，金沙江西岸第一道高山——魯南山邁步前進，六月二十日下山，抵達雲南巧家縣密河，密河是夾在望鄉臺和大銀廠兩道大山之間的一座峽谷。他曾在望鄉臺，大銀廠的山頂測量地形，再從鐵廠通過大麥地小路抵達鹽井。在大麥地山嶺，他看到了天下奇觀。

從鐵廠攀登大麥地山，上坡路九百公尺，從大麥地山嶺到鹽井，下坡路就要兩千公尺了。這將近三公里路，由於路途之險難於上青天，居然要走兩天之久。丁文江一行抵達大麥地山嶺時天還沒黑，在山嶺可以望得很遠。向東面望得見金沙江，距山嶺深達二千二百公尺。他居然望見了江心中聞名的將軍石和江心石，金沙江邊，蔥蘢的樹木夾雜着灰色的石頭，再往上一層，又是不見樹木的紅綠色山岩，在相距兩千公尺的對岸，岩石又一變而爲黃色，赭黃的金沙江水在一道狹槽裏流，兩側全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，他終於發

現了這一處「天下奇觀」！

六月二十七日丁文江從鹽井渡過金沙江，考察舊東川府屬的四大著名銅廠，這四大名廠分別設在大水、落雪、茂麓和湯丹。他在這些產銅地區調查了十二天，因為要看看大雪山，所以他捨近而求遠，不走平路而走山路。由大水向西，爬上二千九百公尺的高坡，那正是大雪山的最東北部，然後再上坡三次下坡三次，方始抵達茂麓，再沿着大雪山的北邊走，——這一條路，又是丁文江的一大發現：「普天之下最難走的路」，——有一段高坡全長二千九百公尺，坡勢奇陡，山徑奇窄，一經雨後又是奇滑無比。因而被丁文江發現了其險巖的程度，遠勝李白所詠歎的蜀道。

明代雲南詩人唐泰，贈徐霞客詩中的兩句：

「閉門不管鄉鄰鬧，夜話翻來祇有山」，移贈給民國三年二度入滇康的丁文江，毋寧更為貼切，因為，丁文江自民國三年二月，再入雲南，以迄四年返抵北平，他在雲南、西康兩省萬山千壑中，居然連民國三年（公元一九一四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他都毫無所知，祇是在三年九月自宣威至霑益道上，路上遇見一羣鴨衣百結的難民，內中有人認識他，攀談之下，方知他們都是箇舊錫礦的砂丁（礦工），當時有人向他訴苦說：

「外國人打起仗來了，大錫賣不掉，好多廠家都歇了工啦！」

他還鬧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直到雲南省城看見了報紙，方知世界大戰業已爆發。

最洋化的大旅行家

丁文江披草斬棘，深入不毛，受常人所不能受的罪，喫常人所不能吃的苦，走普天下最難走的路，——須知道，在當年，他却是所有留洋學生之中，生活最洋化，最規律，最難更改的一位。而且這一點是他同期人物所一致公認的，因為他實足年齡十五歲就遠赴英國，一住就是七年，他的少青年時期大都在英國渡過，所以他受約翰牛的生活習慣影響很深，他有約翰牛的固執脾氣，也像約翰牛般的重享受，講衛生，守規矩。他有許多一成不改的生活習慣，在當年時常被別人引為笑談。例如他不喝酒，但在他和朋友們飲宴的時候，朋友喝酒他就用酒洗碗筷杯盤，朋友說不行，你這樣太浪費了，他也得先喊茶房端一碗開水來，親自把食具一一燙過再用。又如他喫水果一定要削皮，削完了皮還要在開水裏燙上二十秒鐘，一年一度，尤有易地避暑之舉。

一輩子最信西醫，但凡西醫有命，他無不樂從。他早年患有香港腳，西醫說唯有赤腳透空氣最有效，丁文江就終其生都穿縷孔皮鞋或涼鞋，在家乾脆光腳丫子，而自稱為「赤腳大仙」。再如他抽了二十年的雪茄，死前一年他因腳指有點發麻而去請醫生，醫生說你得戒煙，他立刻就把它戒了。

由於太相信西醫，而又擇善固執過了度，曾有一次，白白斷送他一名從人的一條性命。就在他首度入滇過黔之際，在貴州內地他和他的從人全都生了病，他拒絕請中醫，寧願打電報到貴陽

請西醫來診斷，他堅持要等貴陽的西醫到了他才肯吃藥。丁文江畢竟命大，他能拖到貴陽的西醫翻山越嶺，兼程趕來，他的一名從人却救治不及，一命嗚呼。這位全盤歐化了的中國學者，雖然他也曾多年從政，在軍閥時期當到炙手可熱的滬總辦，他却一向有四大恨，一大忌。所謂四大恨是一恨說謊，二恨懶惰，三恨舉債，四恨貪污。一大忌是絕對不吃海鮮，胡適曾經問過他何以故，不吃海鮮是否也有科學根據？他的回答是不吃就是不吃。

丁文江的四大恨之一，恨貪污。他所云的貪污除了貪職枉法，化公為私，還包括拿乾薪、用私人、濫發介紹信和利用公家免費來作私人旅行。他自詡平生不欠人家一文錢的債，甚至連文字債、信債也絕對不欠，蔡元培曾推許他「案無留牘」，他平素寫信最勤，有信必覆。有一次他看到胡適桌上未覆的信堆積如山，當時他就毫無保留的批評胡適說：

「我寫一封信平均只要三分鐘，字是潦草的，但是朋友們都接到了我的回信。你寫一封信起碼要半個鐘頭，結果反而落得沒有功夫寫。」

在他的友好之中，曾經當過北政府司法總長，一度鬧出金佛郎案掀起軒然大波的羅文幹，是富家子弟出身，他時常笑丁文江「寒儉」，理由是他看錢太重。譬如朋友們在一齊打麻將，丁文江只要得了一手好牌，他準定會手心裏出汗，因此朋友們常取笑他道：

「要曉得丁文江的牌好不好？只要摸一摸他的手掌心好了。」